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二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洪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冲虚至德真經解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冲虚至德真經解八卷宋江遹撰遹自署杭州州學内舍生始末未詳是書乃所注列子據舊刻標題蓋經進之本其稱冲虚至德真經者案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虚真經文子

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故也老莊二子自王弼郭象作注以後著録者不下百數十家列子則隋唐二志著録者惟張湛所注八卷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列子陳振孫書録解題載當塗丞殷敬順補作釋文二卷今亦不傳宋史藝文志亦僅增政和御注八卷今並未見焦竑國史經籍志所載盧重元孫鶚注及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其

存佚益不可據今行于世者張湛以外惟林希逸口義及逼此書而已此書焦竑稱二十卷與今本不符然今本首尾完具不似缺佚竑所著録大抵裨抄史志書目舛漏相仍偽妄百出所記卷數不足憑也張湛注旨趣簡遠不尚繁詞逼此注則全仿郭象注莊之體擺落訓詁自抒會心領要標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間如周穆王篇注云穆王亦丹臺之

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栖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殆似杜光庭林靈素輩之語未免自續其書又如楊朱篇謂列子以禦寇為名蓋以閑先聖之道為已任湯問篇解魏黑卯邱邴章來丹之名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邱者中高之地丘邴章老

陽之象也丹含陽耒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也云云亦未免于附會穿鑿然大致文詞都雅思致元遠足以雁行郭象平揖張湛林希逸書不足以嬰其意也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一

宋 江遹 撰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子列子古之善為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圃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為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為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恠以駭俗也說符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以虛容為體以中庸為道無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為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天之神地之鬼聖之所以為聖物之所以為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端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為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真常不變此為不生不化圓於有生日趨於化安能生生後於有化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紜紜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亦是為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為能化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圓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還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化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疆為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

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其所以為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真體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為聖而子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為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人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為生則不得為常生以形之還滅者為化則不得為常化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

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甞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為晝日沒為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為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播而為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已然而道散而為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葢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為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屬而一化之所恃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為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沖

和偏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為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為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為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為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內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為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為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

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暎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為自生自化由一身之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為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

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為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為生化爾别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别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囿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

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焉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為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黄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為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覩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為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為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

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為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為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為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變具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一之為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為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為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為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

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後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為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偏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圍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經曰無無有無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為有也非以無為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微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續

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為之職也

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真宰也夫唯無為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

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敎化者必本於無為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鶉得水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

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鷰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荀久

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髑髏至於百歲其遊竈之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髑髏者方且髐然有形則遊竈所更之化亦已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髑髏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鼃之為陵舄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瞀芮生乎腐蠸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鷂之為鸇則飛者更潛鼠之為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

自孕而生有若鶤猨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烏足之為蠐螬為胡蝶若鼃之為鶉為鼃蠙之衣為陵舄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稷生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盖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黄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

動不生無而生有

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徼徼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囿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

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為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為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

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為我蘄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真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真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顔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為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

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為消長其理果安在哉盖人之生氣之聚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為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静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

女乎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

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蔕固者也此其所以以處常得終為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汨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也是所謂善自寛以為樂非真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

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汩於外也不羨名故不勤行不狥財故不競時内無名利之狥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為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恱

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為樂亦未為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矣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為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為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為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爾

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為非將求為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為不可忝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為子貢

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睪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言壙之所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昧然而

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寶以慈為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蚤悟其理者希衆寡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

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脩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為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筴讀書博塞以遊為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為得其居取與為失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礙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為得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呿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

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寓矣於事之虧而覩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於玄經言月闕其摶不知開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爾亡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炁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炁中之

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

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

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炁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

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炁也知積塊也奚

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

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

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俄而測度者把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

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於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矣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諭曉而舍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徃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别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内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廬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夫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

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莅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

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
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
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
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
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
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
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

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黄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葢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

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為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為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仞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斂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斂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為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柰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為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為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為

天地大盜積者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而人弗非也暨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畫為分守其有得之於適然者真以為已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為真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己窺慮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

與知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斂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物從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為非道謂上德為不德以聖道為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義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為至妙而約也至於莊子之書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連犿而無傷其辭諔詭而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諔詭亦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為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書也夫道果何

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闕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為先其範成必以陰陽為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為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為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為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奠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

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然之符矣故均烏足之所化也為蠐螬則不能為胡蝶均鼃之所化也為鶉則不能為鼃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覩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為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奚為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袪有生之累也猶以為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為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為盜盜人之所共

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奚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至此而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二

宋 江遹 撰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

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娱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皯䵟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内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黄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宫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

胥氏之國

放萬機則不與接搆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鍾垂減廚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照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彊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

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遊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語之有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

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踈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痟痛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則華胥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

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黄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葢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葢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黄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

七陰數也黃帝方斂華而復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有寢而不夢者𢰅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怡然自得歟蓋晝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於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无須史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之累矣然既以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為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為必不免

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祛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飲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數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専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偎不愛弱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无靈響

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无為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卲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壷丘子友伯昏瞀人矣葢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乗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不為謂三問而三不荅頻矣為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足以語老商無為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則以慭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常慭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

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殻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炁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初无定體我以為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无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一性終无二夫一性裂為七情初不屬彼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真則七竅俱潛耳目口鼻融通為一廻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晛无不涣釋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子列子復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

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先其意也未至于目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无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為之解顏而笑能无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謂可與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无有矣未能无无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无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真百骸圓洞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

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嘘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殻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无雖有形體而无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殻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為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滀之氣自戾於太和其生也為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則猜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我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智巧果敢之列

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威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摶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无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无所化矣是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矣是至人之所以為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𡰪者為道之紀即此所謂无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内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工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无郤也其神无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也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知能傷也

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迕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含其神則物莫知能迕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抵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

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无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况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

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於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鏑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无可无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无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惟其貪生外殉矜吝无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无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諛聞為天下之

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无為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人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識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拯挨抌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

技單億於戲笑

子華之門徒以押侮欺詒衆技為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為商丘開者亦以為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騁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愠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億矣終不足以為商丘開之辱矣廻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𥗼

猜慮不存誠信内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肌骨无𥗼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

與人

異矣

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恠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軀於波流爾詒以為彼中有寶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為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況無乎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

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

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予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為有道而謂之為神人葢投於高而无礙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泳而出學泅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烟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為道而物莫之能迕也若夫藏猜慮矜觀聽則怛然内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内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精慮矜觀聽則猶為蔽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

險入水火而已哉

當而以為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為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在於我則物雖僞而皆真感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救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為名固宜

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摰斂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餋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餋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

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閉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為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為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手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雖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鵰鶚禽獸之至獷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矣苟能達其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无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

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園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噫无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䴥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鴦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如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鴦者鴦匹鳥其性馴耦梁鴦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鴦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丘園

傳其術也

顔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湧於洄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俟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无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舍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甓則无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為之也唯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

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蓋

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之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為物可轉而反莫適為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橛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痀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腋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為物捨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

得形禪之道者是

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无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迕則物物皆然矣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為者乃為其所密察則

吾之修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為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槩先鑽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我之所以為物累物之所以能為我累者以形隅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

見故知其為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為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熠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與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故物莫之能礙爾今則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礙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

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為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為而非理有則有礙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閡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刳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為此者非不能也不為爾夫不能者固不為矣能而不能不為是為能之所使必不能為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為或為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斯无不能為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閡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撓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烏能逃其化人為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

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為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无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為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

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无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為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

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

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沖莫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常雖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沃或旁出而為汍或雍而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

然而太沖莫眹猶寓於氣而亦以幾也至於亦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僞之於真猶雨雪之見晛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咎豈在日所謂壺邱子者以空虛為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宜作哉壹以是終

三年不出絶物也為其妻爨食狶如食人忘我也於事无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真獨露也紛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其卻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

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志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為氷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氷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察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者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效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以五漿先餽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己謂不遺形也此户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屨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於處己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

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為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

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涫漱巾櫛脫屨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為目而關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止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况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顚顚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

知也盖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

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甞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脟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目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

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蠭目豺聲虎頭燕頷載之近史為可考者斯言胎合乎造化之妙

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童智之與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

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盖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

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鱉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

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芧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偽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猒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為用哉甞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為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

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為然也霸者驩娱之治所以蓋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徼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為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芧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爾

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為善鬭之畜虛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淩物之志雖未嘗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鬭則曰未也猶應影響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響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響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

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内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内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恱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宫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内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翺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懐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恱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

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

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趍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迕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為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為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

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為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遺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為聖人之餘事謂之為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為不足為也亦云聖人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為爾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為德矣皇降

而為帝矣而黄帝為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已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内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為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黄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為即黄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即黄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迕梁鴦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吕梁之蹈水痀瘻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黄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黄帝

書以為宗闕 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

且列子既著黄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黄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黄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二